

# 生活就是詩意

採訪、撰文：陳倩瑩同學（屯門天主教中學）

詩人廖偉棠喜歡去旅行，因為對於寫作人來說，越陌生的東西，越是一種靈感的刺激。「旅行會碰到你預料不到的事。我喜歡冒險，喜歡有一些意外發生在自己生命裡面，一些你猜不到的事情，有好的有壞的，但都會令生命更豐富。」

廖偉棠從少四處為家，讓他成為集詩人、攝影師、評論人於一身的浪子。1997年，他移居香港，其間有五年旅居北京。雖說移居香港，但香港依然不是廖偉棠落地生根的地方。「即使老了，我也希望四處去。」問他有否想過放棄到處旅遊的生活，家人又如何具體支持，他只淡然說了一句：「我從沒有想過放棄」，隨即又幽默笑說，家人沒有多加理會，已是最大的支持。

## 飄泊與創作

原來，這名浪子的浪漫情懷早已有跡可尋。少年時代的他，視杯葛他或他討厭的同學甚至「死黨」為無物，這些對於我們成長最重要的人，在他而言，只不過是一個個寂寂無名的過客。他毫不在意成績，讀自己喜愛的書，於是有「讀了好書自己也想寫出好作品」的念頭。加上給予高度自由的父母，令他從此沉醉於飄泊的創作生涯，我行我素。

浪跡天涯，激發了廖的攝影靈感，促使他成為攝影師。「攝影一開始是一種記錄，慢慢地，它已在這個時代中主導你的記憶，並代替你記憶。意思是說，我們有時旅行後會不停翻看照片，反而腦裡的記

憶慢慢被洗去。但對於一個詩人來說，我採取的方式是用歌章來寫下攝影無法拍下來的，因為有些東西你是來不及拍的，一些氣氛或情緒也拍不出來的。」

他說，攝影已成為他第二大愛好，因為攝影跟詩歌很相似，同樣對事物很敏感，而攝影亦是他對世界一種介入的表現。

廖偉棠提到，最驚喜的一次旅程，是在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西亞，最痛苦是到重慶採訪一些塵肺病患者。「驚喜是因為一路上遇到我喜愛的西班牙詩人Lorca寫過的地方，痛苦是因為目睹那些塵肺病患者的慘況，卻無能為力。」事後，他分別為前者寫了《西班牙謠曲》組詩，後者則有《拔山》這首詩。其實，不可能每一次旅程都能孕育出作品的，廖偉棠對旅行的堅持絕不是因為旅行所結的果，而是享受和追求充滿意外的過程。我亦深信，這樣的作品才是最真誠、最真摯。

## 自己的角度

除了寫詩和攝影，他也寫評論。他說寫評論不是要改變世界，而是為了提供一個「自己角度」給其他人，讓大家知道這個世界不一定只有主流的說法。因此儘管遇到很多限制，廖仍堅持繼續在香港寫評論。他對這片彈丸之地抱著小小的期望：「我們拓闊了這個空間，那麼之後的評論者就可享有更大自由了。」

時下年輕人創作詩歌時，會從生活經驗或社會現況找素材，卻令內容過於敘事性，甚至偏向評論形式，廖偉認為他們應如何拿捏詩意呢？「不用擔心，寫了再說，寫好之後，刪去非詩的部分。」他解釋，詩意存在於一切好的文學裡，所以年輕人不要太在乎用甚麼形式

去寫，要在乎的是怎樣對這個世界有一種新鮮感；獨創性是必須的，就像站於同一個世界同一件事中，你能看到的跟其他人看到的都不一樣。他提醒年輕人：「遠不要小看生活，生活本身就有詩意，不用刻意加入生活化題材，反而要細心體會。」